

**La Comédiathèque**

# 隔離

Jean-Pierre Martinez



**comediatheque.net**

٠ □ ل □ Ω ن □ ٥ ٢ , ٥ ژ ٥ م ف ۳ □ □ □ ن ò ٤ ā ' □ Ā م J N □  
—z ú ن گ □ B I X ژ گ B I X □ ن ل □ Ê B ٥ □ □ ā ' —η □ ث ل □ □  
Ω □ t R ω Y ق م ل □ Ω Â ذ □  
` ث ل ژ Jean-Pierre Martinez □ t □ ث ل □ ^ ٥ H م □ Ω □ ث ٥ t □  
<https://jeanpierremartinez.net/en/contact-2/>

由作者本人翻譯並改編

漸漸地，我們發現，這個令人窒息的情境發生在不遠的未來，一個由「老大哥」（Big Brother）掌控的世界。而這場隔離的真正原因，也許並不完全出於醫療考量……

山姆 / 金

© La Comédiathèque

## 第一幕

舞台可以保持空曠，只擺一兩把椅子。多姆腳步遲疑地走上台。他穿著醫院病患常穿的那種病患服（藍色、粉紅色或綠色）。他困惑地環顧四周，突然震驚地發現觀眾的存在，於是走近一些，神色不安地觀察他們。派特穿著同樣的衣服，從他身後走上台。

派特 — 你好。

多姆嚇了一跳，猛地轉過身，看見了派特。

多姆 — 你嚇了我一跳……

派特 — 對不起……所以，你也是……？

多姆 — 是……

一陣尷尬的沈默。

派特 — 我們是不是見過？

多姆 — 我想，我們剛才在同一節車廂裡。

派特 — 13 號車廂，對吧！不知道這跟現在的情況有沒有關係……

多姆 — 有關係？你是說跟 13 這個數字有關？

派特 — 我是說我們倆為什麼會一起在這兒！因為我們坐的是同一節車廂……

多姆 — 不知道。說實話，我根本不知道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。

派特 — 我也一樣。完全弄不明白。我一下火車，就有兩個工作人員讓我跟他們走……

多姆 — 你確定他們是警察？

派特 — 我想是吧……他們戴著口罩。不是面具……我是說醫院裡那種口罩。他們讓我上了一輛救護車，然後……

多姆 — 救護車？你確定？我是說，如果他們真是警察的話……

派特 — 那就……算是一輛廂型車吧。

多姆 — 一輛配有醫療設備的警用廂型車。

派特 — 對，就是那樣……他們把我帶到這裡，然後……讓我等著。你呢？

多姆 — 一樣……所以他們也什麼都沒告訴你。

派特 — 就讓我等著。

多姆 — 那.....你沒聽見他們說別的？

派特 — 沒有.....（停頓）我好像聽見他們提到了「隔離」這個詞。

多姆 — 是嗎.....？

派特 — 你也聽見了？

多姆 — 不太確定.....

派特 — 這不是最合理的解釋嗎？

多姆 — 隔離.....對。還能是什麼呢？

派特 — 這也能解釋他們為什麼戴口罩。

多姆 — 是.....那我們現在怎麼辦？

派特 — 等著.....他們不是這麼說的嗎？讓我們等。

停頓。

多姆 — 隔離.....要是真把我們關上四十天.....我希望他們至少能在那之前給個解釋。

派特 — 叫「隔離」又不代表一定要四十天.....要看是什麼病。

多姆 — 你覺得真的是疾病？

派特 — 不然還能是什麼？既然把我們隔離起來.....

多姆 — 對.....應該是病毒。

派特 — 而且傳染性很強，我猜。

多姆 — 嗯.....大概吧。

派特 — 我一點症狀都沒有。你呢？

多姆 — 我也沒有。

派特 — 不過.....這也不能說明我們沒感染。還要看潛伏期。

多姆 — 你是醫生？

派特 — 我是「電算員」。

多姆 — 「電算員」？

派特 — 以前好像叫資訊技術人員。

多姆 — 明白了.....那你對病毒應該很熟。

派特 — 主要是因為我有三個孩子.....你呢？

多姆 — 我沒有孩子。

派特 — 不是，我是問.....你也不是醫生吧。

多姆 — 我是訓練員。

派特 — 訓練員.....

多姆 — 以前好像叫教師。以後嘛.....說不定就叫馴獸師了。

派特 — 我明白了.....

多姆 — 真的嗎？你明白什麼了？

派特 — 不是，我的意思是.....你對病毒懂得比我還少.....

停頓。

多姆 — 所以，潛伏期長短要看病毒？

派特 — 沒錯.....有時感染一周後才出現症狀。有時更短，有時更長。

多姆 — 你對流行病傳播懂得還真不少.....尤其考慮到你並不是醫生。

派特 — 我說過了，我有三個孩子。一個病了，另外兩個通常過不了幾天也會跟著病。

多姆 — 可我們現在根本沒病！

派特 — 人在自己發病之前，也可能早就具有傳染性了。

多姆 — 是.....前提是我們真的攜帶病毒。

派特 — 所以才要隔離吧.....不過，他們肯定會把這一切解釋清楚的。

多姆 — 嗯，肯定會.....

馬克斯穿著和他們一樣的衣服走上台。

多姆 — 啊.....瘋子越多.....

派特 — 瘋子越多？

多姆 — 以前有句老話.....「瘋子越多，笑得越.....」算了，沒什麼。

派特 — 也許這位先生能告訴我們更多。

馬克斯顯得相當茫然，走近觀眾。

多姆 — 我可不敢指望。他看起來也不太清醒。

派特 — 你好。

馬克斯 — 啊，你好.....我.....我也剛到.....

多姆 — 你怎麼知道我們剛到？

馬克斯 — 什麼？

多姆 — 你說「我也剛到」。你怎麼知道我們剛到？說不定我們已經在這兒待了好幾個星期。

馬克斯 — 你們已經待了好幾個星期？

派特 — 我們剛到。

馬克斯 — 哦.....那跟我一樣.....我不就是這個意思嘛。

派特 — 對.....

馬克斯 — 那.....你們知道我們為什麼在這兒嗎？

多姆 — 我們還指望你來告訴我們呢.....

馬克斯 — 我哪知道.....剛下火車，他們就把我帶走了，什麼解釋都沒有。我可沒時間陪他們折騰。

派特 — 我也是.....我三個孩子還在家等我。更別說我丈夫了。你呢？

馬克斯 — 我沒結婚。我只是去南方跑了一趟，看望住院的母親。

多姆 — 她也病了？

馬克斯 — 她摔斷了股骨頸。

派特 — 至少這個不傳染.....

馬克斯 — 可我的損失誰來賠？我還有兩個活兒得在週末前乾完.....

派特 — 也許會給我們補償。你是手藝人？

馬克斯 — 我是水管工。

多姆 — 平時想找一個的時候，怎麼就從來找不到.....

馬克斯 — 什麼？

多姆 — 沒什麼.....

派特 — 水管工.....這個詞我聽過，可我都記不起具體是什麼意思了。

多姆 — 現在叫維修人員。

派特 — 啊，對……

多姆 — 這位先生是專業維修人員。修水管、排水管、水龍頭……以前叫水管工。

馬克斯 — 對。

多姆 — 所以你也知道為什麼把我們關在這裡？

派特 — 你覺得我們是被關起來了？

多姆 — 關沒關門先不說，既然是隔離，我們肯定不能出去吧？

馬克斯 — 所以你們真覺得我們是在隔離？

多姆 — 按這位「大專家」的說法，我們攜帶病毒，而且具有傳染性。所以才被隔離。

馬克斯 — 病毒？什麼病毒？

派特 — 這……大概是一種未知病毒。要不然早就有疫苗了，也不會把我們隔離起來。

馬克斯 — 好吧……可為什麼偏偏是我們？你們知道嗎？

派特 — 我們也許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接觸過某個病人……你剛才說去醫院看過你母親？

馬克斯 — 她是骨折！

派特 — 是……可醫院裡到處都是病毒，不是嗎？這大家都知道……

馬克斯 — 好嘛，現在成我的錯了……

多姆 — 別激動，老兄。沒人怪你。

派特 — 再說，如果真要在這裡關上幾周，我們最好還是互相照應。

馬克斯 — 你真覺得他們會把我們關上幾周？

派特 — 不知道。現在我們什麼都不知道。

停頓。

馬克斯 — 你呢，感覺怎麼樣？

派特 — 還好……我當然更願意直接回家，見我丈夫和孩子，不過……

馬克斯 — 我不是問這個。我的意思是……你有沒有覺得自己生病了？

派特（有些不快）－ 暫時沒有。

馬克斯－ 你呢？

多姆－ 我也沒事。不過.....謝謝你關心我的健康。

馬克斯－ 我也是，我.....狀態好得很。

多姆－ 那太好了，太好了.....我們真替你高興.....

馬克斯又環顧了一圈。

馬克斯－ 你們知道我們具體在哪兒嗎？

多姆－ 不知道.....送我們來的那輛靈車裡什麼都看不見，窗簾全拉著。

馬克斯－ 靈車？你確定？

多姆－ 我剛才說「靈車」了？不，我當然是說醫療車。

派特－ 路上頂多開了十五分鐘。我們應該離車站不遠.....

馬克斯－ 是啊.....可這裡不是醫院。

派特－ 不是.....不過我們現在也還沒病。

馬克斯－ 真怪.....這到底是什麼地方.....？（他在舞台上轉了一圈，看到觀眾後突然愣住。）那些人是誰？

派特－ 哪些人？誰？

馬克斯（指著觀眾）－ 那些人！

派特眯起眼睛，往前走了幾步。

派特－ 我什麼都看不清.....這些燈.....太晃眼了.....

馬克斯－ 就那兒！那麼多人在盯著我們！

派特（終於看見觀眾）－ 不是吧.....這是什麼.....？（對多姆）你早就看見了？

多姆－ 對.....我進來第一眼就看見了。

派特－ 那你怎麼不告訴我們！

多姆－ 告訴什麼？

派特－ 有人在看我們！還在聽我們說話！

多姆 — 我給忘了……說了又能怎麼樣？我們又沒做壞事，對吧？也沒說什麼壞話……

派特 — 希望如此……

馬克斯 — 我可什麼都沒說。

派特 — 這簡直是噩夢……

馬克斯 — 你覺得他們聽得見我們嗎？

多姆 — 我甚至覺得他們就是為了這個才坐在那兒。

馬克斯 — 為了聽我們說話？

派特 — 至少是為了觀察我們。既然我們正在接受觀察。看看病情會怎麼發展……

馬克斯 — 奇怪。我們卻聽不見他們。

多姆 — 也許是因為他們根本沒說話。

派特 — 或者他們在一面玻璃後面。

馬克斯 — 玻璃？

派特 — 就像審訊室那種單向玻璃，明白嗎……（迎著刺眼的燈光眯起眼睛）再加上這些燈一直照著我們的眼睛……

多姆 — 我以前可從沒進過審訊室。至少今天以前沒有。

派特 — 你知道我說的那種。站在「正確」的一邊，可以看見對面的人，對面卻看不見你。

馬克斯 — 什麼人？

派特 — 嫌疑人！

馬克斯 — 可現在我們能看見他們啊。

多姆 — 有一點我倒很確定：如果我有一天真進了審訊室，我肯定不會站在所謂「正確」的那一邊。

馬克斯 — 「正確」的一邊……？哪邊才算正確？

多姆 — 玻璃的正確一邊！就是能看見別人、別人卻看不見你的那一邊……

馬克斯 — 那照你的說法，要被審訊的是他們……我們坐這兒只是為了看？

派特 — 你說得對，講不通。我們又不是警察……

多姆 — 既然你這麼說.....

派特 — 什麼意思？

多姆 — 你好像對審訊室也挺熟.....

派特 — 你到底想暗示什麼？

多姆 — 我不知道.....你對病毒幾乎無所不知.....對審訊室也很熟。該不會你就是他們派來的吧？

派特 — 他們？我聽不懂.....

馬克斯 — 你可能是臥底。我想這位先生就是這個意思。說白了，就是間諜...  
...

派特 — 我看我們才是真的開始發瘋了。那些人肯定是醫生。他們隔著玻璃觀察我們的病情變化，這樣自己就不會被傳染。

馬克斯 — 那就當他們不存在。

多姆 — 對，就這麼辦.....當什麼都沒發生。就當我們不是實驗室裡的小白鼠，沒有一百個專家日夜盯著，等著看我們多久會死、怎麼死.....

*山姆穿著同樣的衣服，從他們身後走上台。*

山姆 — 你好.....

派特 — 也許這位女士能給我們一點答案.....您好，女士，您是醫生嗎？

山姆 — 我是資訊員。

派特 — 資訊員？

多姆 — 以前好像叫記者。

馬克斯 — 啊.....那你跟我們一樣。

山姆 — 你們全都是資訊員？

馬克斯 — 不是.....我是說，你和我們處境一樣.....你也不知道為什麼被帶到這裡。

山姆 — 抱歉，我一點頭緒都沒有。我剛一下火車.....

多姆 — 行了行了，這段我們已經知道了.....

山姆 — 我只是在回答你.....既然你都知道，還問我幹什麼？

馬克斯 — 可我們什麼都不知道！剛剛不是說了嗎！

山姆 — 也不用這麼激動吧。

馬克斯 — 對不起，你說得對。

山姆 — 總之，我剛下火車，然後.....幾個警察把我帶到這裡。除此之外我什麼都不知道。我完全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把我們留下。

多姆 — 他們明確說這是「拘留」了嗎？

山姆 — 沒有，沒有明說，不過.....

派特 — 我聽見的更像是「隔離期」。至少我是這麼理解的。

山姆 — 也許他們說的是「更年期」.....

多姆 — 這下我們可算弄明白了.....

山姆 — 如果我們真的被警方拘留，總得有個理由。

多姆 — 哦，所以現在又變成警方拘留了？

山姆 — 抱歉.....我是說「留觀」.....

*派特略微壓低聲音，悄悄指向觀眾。*

派特 — 所以你也知道這些一直盯著我們的人是誰.....

*山姆注意到觀眾，但沒有表現出任何驚訝。*

山姆 — 不知道.....

馬克斯 — 所以你也坐了那班火車？

山姆 — 13 號車廂，40 號座位。你們呢？

派特 — 42 號。

馬克斯 — 41 號。

多姆 — 43 號。

山姆 — 那我們當時就坐在一起。

派特 — 或者面對面。

山姆 — 那就能解釋為什麼我們可能是被同一個人傳染的.....可究竟是誰？

*山姆懷疑地掃視另外三個人。眾人面面相覷。*

派特 — 瞧我們穿成這樣.....我感覺像進了精神病院。

馬克斯 — 可精神病又不會傳染.....對吧？

山姆 — 不管怎樣，還是盡量別有身體接觸。

多姆 — 哦，原來你本來還打算……

派特 — 咳嗽也盡量避免。真要咳，就用手捂住嘴。

多姆 — 既然我們有傳染性，那他們為什麼不給我們口罩？

派特 — 他們大概覺得我們幾個之間戴不戴都一樣了。反正我們都已經被「判了」……

山姆 — 被判了？

派特 — 對不起，我是說「感染了」。

馬克斯 — 那既然這樣，咳嗽時捂不捂嘴也沒意義。

多姆 — 那我們也可以互相碰一碰，對吧？

山姆 — 至少在那之前，我們可以先認識一下。（向多姆伸出手）山姆。

多姆遲疑了一下，還是握住了山姆伸來的手。

多姆 — 多姆。

另外兩人也依次照做。

派特 — 派特。

馬克斯 — 馬克斯。

他們帶著幾分戒備互相握手。突然，揚聲器發出一陣電流雜音，隨後傳來一個畫外音。

聲音 — 大家好。聽得見我們嗎？

眾人一時不知所措。

山姆 — 收到。五分滿分，聽得很清楚。

多姆 — 嗯……那就算四分吧。

聲音 — 首先，請允許我們為給各位造成的不便致歉。遺憾的是，在我們共同面對的危機中，這些措施是必要的。事發突然，我們必須緊急處理，因此也來不及向各位清楚說明你們被拘留……我是說，被暫時留置在這個隔離場所的原因，以避免你們與外界發生任何接觸……

派特 — 那現在能告訴我們，這場公共衛生危機到底是什麼嗎？

聲音 — 隔著揚聲器不太容易解釋。不過請放心，我們很快就會來和你們見面。在此之前，我們會保證各位什麼都不缺。入口處有冰箱和裝滿食物的儲物櫃，可以解決吃飯的問題。還有一道門通向一條走廊，兩邊都有房間，每間都有浴室和小冰箱。條件相當簡單，不過該有的都有……

多姆 — 該有的都有？

聲音 — 甚至還有桌上足球。

馬克斯 — 至少能告訴我們，這一切要持續多久嗎？

派特 — 我丈夫和孩子還在家裡等我。尤其是孩子……

聲音 — 請放心。你們的家人、雇主或客戶都已經收到通知。祝各位在這裡住得愉快，我們很快再見。

*揚聲器又響起一陣電流雜音，隨後徹底安靜下來。*

派特 — 「住得愉快」？

多姆 — 好了……就這些……我們只好閉嘴等著。

山姆 — 太離譜了……

*眾人一時目瞪口呆。*

派特 — 我要給我丈夫打個電話。至少告訴他一聲。（她拿出手機。）而且外面的人也許知道得更多……（她按下按鍵，神情一下僵住。）沒有訊號……你們呢？

*多姆也拿出手機。*

多姆 — 我也沒有。

山姆 — 他們肯定用了訊號干擾器……

馬克斯 — 為什麼？

*眾人滿腹疑惑。*

派特 — 這麼說，我們真的徹底與外界隔絕了……

多姆 — 那現在怎麼辦？

山姆 — 還能怎麼辦？

*停頓。*

馬克斯 — 吃東西唄。

多姆 — 什麼？

馬克斯 — 他們不是告訴我們食物在哪兒了嗎。

多姆 — 我們莫名其妙被扣在這裡，連為什麼都不知道，也沒法和外界聯繫，而他腦子裡只有吃……

馬克斯 — 你有更好的主意？

多姆 — 沒有……

馬克斯 — 那你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，反正我快餓瘋了……

馬克斯下場。其餘三人互相看了一眼。

山姆 — 說實話，我也有點餓了……

山姆下場。

多姆 — 你怎麼看？

派特 — 反正把自己餓死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……

她下場。多姆遲疑了一下，也跟著下場。  
黑場。

## 第二幕

燈光重新亮起。多姆和派特像籠中的獅子一樣來回踱步。馬克斯若無其事地看著他們，一邊吃著一塊披薩。

派特 — 我們剛才不是有四個人嗎？

多姆 — 是……

派特 — 第四個人不見了……

多姆 — 她叫什麼來著？

馬克斯 — 金。

派特 — 金？

多姆 — 我記得是山姆。

馬克斯 — 對，山姆……

多姆 — 他們到底把她怎麼了？

馬克斯 — 也許放她走了。

派特 — 放她走了？那為什麼不放我們？

多姆 — 要不就是……她死了。

派特 — 死了？你是說……死於這種病？

多姆 — 我不知道。（對馬克斯）你怎麼看？

馬克斯 — 嗯，也許真死了。

派特 — 至少沒影響你的胃口……

停頓。

多姆 — 我們在這兒多久了？

派特 — 一個星期左右吧？

馬克斯 — 正好七天。

派特 — 對，我不就是這個意思嘛……一個星期。我感覺自己快瘋了。

多姆 — 我也是。

派特 — 瘋到該綁起來倒還沒有。不過關起來，我們已經被關起來了。

馬克斯 — 反正他們讓我們待在這兒。

多姆 — 「他們」？「他們」是誰？

馬克斯 — 當局。呃，我是說衛生當局。揚聲器裡不是說了嗎？你們沒聽見？

派特 — 那不過是揚聲器裡一個沒名沒姓的聲音……

多姆 — 也是。我們其實什麼都不知道。說不定我們是被綁架了……

馬克斯 — 被警察綁架？

派特 — 也許是假警察。他們都戴著口罩……

馬克斯 — 可綁架我們幹什麼？

多姆 — 向我們的家人要贖金？我連家人都沒有……我猜你們也不是億萬富翁。

派特 — 我唯一值點錢的就是那套公寓，可在我把五十年的貸款還清以前，嚴格說來它還屬於銀行。我可不覺得銀行會替我付贖金……只為了讓我獲釋後繼續還房貸。

多姆 — 再說，也沒人向我們要過贖金。

馬克斯 — 至少我沒聽說。

多姆 — 我們的綁匪大概發現我們不是什麼優質客戶，就撤了。只是忘了順便把我們放出去……

派特 — 或者這是一場劫持人質。人質事件往往拖很久，有時一拖就是幾年。

馬克斯 — 劫持人質？

派特 — 為什麼不可能？他們提出條件，如果當局不答應，就威脅殺掉我們。

馬克斯 — 那你們可慘了。

多姆 — 「你們」？

馬克斯 — 不，我是說……我們。我們可慘了。當局早就不向恐怖分子的勒索讓步了。哪怕人質有生命危險也一樣。

*停頓。*

派特 — 我們好像開始胡思亂想了……不，就是普通隔離，僅此而已。

多姆 — 你真這麼想？

派特 — 至少我願意這麼想。免得自己先瘋掉……

馬克斯 — 你說得對。別什麼都往壞處想。

派特 — 最重要的是，現在誰也沒生病……如果真是隔離，他們早晚會放我們出去。

馬克斯 — 我們到底是沾上了什麼「禍」呢？

多姆 — 有意思。你說的是「什麼禍」，不是「什麼病」。

派特 — 除了病，我們還能沾上什麼？

馬克斯 — 我不知道……順口說的……你怎麼想？

多姆 — 什麼也不想。就算真想到了什麼，我也不會告訴你。

*派特轉身面對觀眾。*

派特 — 他們也還在……

馬克斯 — 也許他們也走不了。

派特 — 他們也像我們一樣被當成人質扣著？

多姆 — 如果他們可以自由離開，我還真想不通為什麼到現在都沒人走。

馬克斯 — 是啊.....這裡又沒什麼特別精彩的事。

派特 — 簡直像一檔真人秀。再這麼下去，連我們自己都要看膩了.....

金醫生從他們身後走上台。仍由剛才扮演山姆的那位女演員出演。她換上了一套黑色立領制服，臉上帶著電視節目主持人式的笑容。

金 —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

另外三人驚訝地轉過身。

派特 — 她穿的不是我們這種病患服。她一定是醫生。

多姆 — 奇怪.....這張臉我好像在哪兒見過。

派特 — 我也是，我也覺得見過她。

馬克斯 — 也許她總算能解釋我們為什麼在這兒.....

多姆 — 終於來了！

派特 — 您好，醫生。所以現在可以放我們走了？

金 — 還沒有那麼快.....

多姆 — 至少先告訴我們你是誰，還有我們為什麼在這兒。

金 — 我是.....你們的改造師。

派特 — 改造師？

金 — 我的任務是讓你們恢復正常。

派特 — 我記得以前這種人叫宗教裁判官。

多姆 — 再過幾年大概就該叫救贖者了。

派特 — 可你是醫生嗎？

金 — 不管怎麼說，我是博士.....金博士。而且我是來治你們的。

多姆 — 治我們？

金 — 可以這麼說.....讓你們回到正軌。回到康復之路.....

派特 — 你準備怎麼治？

金 — 當然是重新「改造」你們。只要還來得及.....

派特 — 所以你們沒有疫苗。

馬克斯 — 聽起來真讓人安心……

派特 — 可你們到底為什麼把我們扣在這裡？現在總該告訴我們了吧。

金 — 你們接觸過一個危險人物。

馬克斯 — 你是說……一個攜帶危險病毒的人？

金 — 某種意義上，是。我們在觀察你們是不是也被感染了……

多姆 — 可我們根本沒接受任何治療！

金 — 沒有治療方法。

多姆 — 你的意思是，沒有醫學上的治療方法？

派特 — 可我們明明一點症狀都沒有！

金 — 這種病的潛伏期可能很長。

多姆 — 如果我們真的感染了這種病毒，你們準備把我們怎麼樣？

金 — 我們正在等上級指示。

多姆 — 我感覺自己像在跟一個硬碟卡住、不斷重複同一句話的機器人說話。你確定中病毒的不是你？

派特 — 有一點倒很確定：我們已經被關在這裡一星期了，完全聯繫不上家人……

多姆 — 連電話都打不了！

派特 — 訊號被干擾了。病毒總不能透過電話傳播吧？

金 — 那要看是哪一種……

*派特指向觀眾。*

派特 — 還有，這些一直觀察我們的人到底是誰？

金 — 他們也是實驗對象。

派特 — 「也」？那就說明我們果然也是實驗對象。

金 — 我們想觀察他們在長期接觸像你們這樣病情嚴重的人之後，會有什麼反應。

多姆 — 可我們根本沒和他們接觸！

金 — 有。他們聽得見你們，也看得見你們。

馬克斯 — 我感覺自己像實驗室裡的倉鼠。

派特 — 要是至少有個輪子，還能跑兩圈鍛鍊身體。

金 — 相信我，這不是遊戲。

派特 — 那這到底是什麼病毒？

金 — 其實……嚴格說來，並不是病毒。

馬克斯 — 那是什麼？

金 — 更像是一種透過聽覺接觸傳播的東西。或者視覺接觸。也可能兩者都有。可以說，是透過模仿傳播。

多姆 — 啊，這麼一說立刻就清楚多了。

金 — 13 號車廂裡有人在你們面前做出了不恰當、偏離規範、因而具有危險性的行為。

派特 — 什麼樣的行為？

金 — 你們真的一點也不記得？

派特 — 不記得。

金 — 你們幾個都不記得？

多姆 — 不記得。

金 — 那我們就會弄清楚。把你們隔離在這裡，就是為了確認你們沒有「傳染性」。

派特 — 傳染性？可你剛說這不是病毒！

金 — 換句話說，是確認你們不會想要重複那種危險的行為，從而再把它「傳染」給別人。

派特 — 那你們還要把我們關多久，才會確定我們沒有……傳染性？

金 — 我們正在等這方面的指示。現在，你們先努力回憶。

馬克斯 — 回憶什麼？

金 — 回憶你們在 13 號車廂裡看到和聽到的東西。我再給你們一點時間好好想想……

派特 — 可是……

金 — 今天就到這裡。各位朋友，我們很快會再見。在此期間，如果你們需要什麼，儘管告訴我們。

派特 — 告訴你們？怎麼告訴？我們被關在這裡，根本沒辦法和外界聯繫！連客房服務都叫不了……

金 — 別擔心……「祈求，就給你們；尋找，就尋見……」

多姆 — 「叩門，就給你們開門」？

金離開。

派特 — 「努力回憶」……

馬克斯 — 你們想起什麼了嗎？

多姆 — 沒有……你呢？

派特 — 我也沒有……

多姆 — 再說，就算真想起了什麼，誰也不會說出來吧？

馬克斯 — 為什麼？

派特（指著觀眾） — 別忘了，有人在聽我們說話……

多姆 — 這一點想忘都難。

馬克斯 — 知道自己正被監聽……不是正好能避免「偏離規範」的行為嗎？

多姆 — 什麼叫偏離規範的行為？

派特 — 偏離什麼規範？

馬克斯 — 這……我們不知道。

派特 — 我們已經知道了。

多姆 — 也許以前知道過……後來忘了。

停頓。

馬克斯 — 想這些事把我都想餓了。你們不餓？

馬克斯下場。

派特 — 這傢伙腦子裡真的只有吃。

多姆 — 我懷疑這個混蛋是派來監視我們的。

派特 — 我們不是已經被監視了嗎？

多姆 — 我是說，從內部監視我們。

派特 — 間諜？那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。

多姆 — 對.....為什麼不能是我？

派特 — 我不覺得你是他們的人。

多姆 — 說不定你才是間諜。你故意套我的話。

派特 — 那我乾得可真差。你什麼都沒說。

多姆 — 我只是謹慎。

派特 — 那就換我來說。

多姆 — 隨你。

派特 — 我剛才說自己什麼都不記得.....其實也不完全是真的。

多姆 — 是嗎？

派特 — 我記得一件事。

多姆 — 我聽著.....（指著觀眾）我們大家都聽著.....

派特 — 我記得火車上坐在我們旁邊的那對男女。

多姆 — 是嗎.....？

派特 — 那個男人開始給女人講一個故事。

多姆 — 故事？

派特 — 一個瘋子的故事。

多姆 — 那我倒想聽聽。

派特 — 一個瘋子撿到一面鏡子。他照了照，看見自己的臉，突然說：「這傻子的臉怎麼看著這麼眼熟.....」另一個人接過鏡子，也照了照，說：「當然眼熟，這不就是我嗎！」

多姆 — 你覺得這是「瘋子的故事」？

派特 — 不管怎麼說，只有瘋子才會講這麼荒唐的故事。我們一直都是這麼學的，對吧？

多姆 — 對.....

派特 — 而且這個故事，在我講給你聽以前，你就已經聽過了.....

多姆 — 也許吧。

派特 — 你和我一樣，是在那節車廂裡聽見的。

多姆 — 就算是吧。然後呢？

派特 — 那個女人的臉突然……像扭曲了一樣。她從頭到腳一陣陣抽搐。然後張開嘴，發出一種一截一截的怪叫聲。

多姆 — 怪叫？什麼樣的？

派特 — 哈，哈，哈！

多姆 — 哈，哈，哈？

派特 — 哈，哈，哈！

*她突然歇斯底裡地笑起來。*

多姆 — 小聲一點，拜託……後來呢？

派特 — 她看起來並不痛苦。男人看著她，接著也出現了同樣的症狀。

多姆 — 所以真的會傳染。然後呢？

派特 — 警察來了，把他們兩個都帶走了。

多姆 — 我明白了……

派特 — 你當然明白。你當時也在那裡。

多姆 — 我不記得……

派特 — 我不是間諜。你可以相信我。

*停頓。他把她帶到舞台後方，離觀眾遠一些。*

多姆 — 那叫「笑」。

派特 — 什麼？

多姆 — 你剛才描述症狀的那種傳染病。它叫「笑」。

派特 — 「笑」？那是什麼？

多姆 — 一種衛生當局曾經成功根除的疾病。好吧，看樣子也沒完全根除。

派特 — 可到底是什麼病？

多姆 — 一種非常古老的病。和人類本身一樣古老。症狀相對輕微，卻會讓人出現失序行為。按他們的話說，就是「偏離規範」……

派特 — 可我剛才給你講了同一個故事，你並沒有笑。

多姆 — 同一個笑話第二遍總沒那麼好笑。再說，我們已經失去了笑的習慣。我們甚至不知道什麼才算好笑。

派特 — 好笑？

多姆 — 好笑。或者滑稽。就是能讓人發笑的東西。我們已經不會笑了。

派特 — 那你呢？你有時候會……笑嗎？

多姆 — 你是說偷偷地？公開笑的話……你也看見被抓到會是什麼下場。

派特 — 那你呢？

*他走近她，壓低聲音。*

多姆 — 我參加了一個組織。

派特 — 恐怖組織？

多姆 — 隨你怎麼叫。我們秘密聚會，互相講笑話，然後一起笑。至少……努力笑。

派特 — 瘋子的故事？

多姆 — 嘲笑當局就一定是瘋子嗎？甚至……嘲笑最高領袖。

派特 — 可批評當局是違法的，對吧？對最高領袖不敬更是褻瀆。

多姆 — 以前，褻瀆並不違法。

派特 — 你怎麼知道這些？

多姆 — 我們找到了書。

派特 — 書？

多姆 — 還有報紙。

派特 — 那是什麼？

多姆 — 有點像平板電腦，只不過字是用黑色墨水印在紙上的。

派特 — 就像商品包裝？

多姆 — 而且因為內容不透過網路傳播，所以沒法控制。

派特 — 那當然被禁止了。

多姆 — 曾經並沒有……那是另一個時代。

派特 — 我不記得。

多姆 — 所有人都忘了。當局想盡辦法讓人們忘掉過去，其中一件事就是把書全燒了。

派特 — 「笑」.....

多姆 — 據說，「笑是人類特有的東西」。是它把我們和蜜蜂、螞蟻、白蟻這些群居動物區分開來.....

派特 — 至少我們還有智慧。

多姆 — 還能有多久呢.....教師變成了訓練員，政治人物變成了改造師，資訊技術人員變成了「電算員」，眼看就快直接變成「電腦」了.....

馬克斯回來。兩人立刻停止談話，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。

派特 — 吃飽了？

多姆 — 好吃嗎？

馬克斯 — 棒極了。

派特 — 今天吃什麼？

馬克斯 — 披薩。

多姆 — 又是披薩？

派特 — 他們到底要把我們關在這裡、天天塞披薩，關到什麼時候？

馬克斯 — 我喜歡披薩。

多姆 — 要不我們逃出去？

馬克斯 — 逃？那不是不允許嗎？

多姆 — 當然.....我開玩笑的。

馬克斯 — 肯定不允許。再說，我們跑出去還可能把外面的人傳染了。

多姆 — 比如觀眾。現在看起來他們倒沒怎麼笑，不過.....

馬克斯 — 而且反正他們很快就會找到你們.....

多姆 — 好吧.....那現在幹什麼？

派特 — 還有披薩嗎？

馬克斯 — 冰櫃裡多得是。放進微波爐熱一下就行。

多姆 — 我跟你一起去。

多姆和派特下場。金回來。

金 — 怎麼樣？從他們嘴裡套出什麼了嗎？

馬克斯 — 什麼也沒有……我都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個合格的資訊員了……

金 — 我也開始懷疑了……算了。你總該有個看法吧？

馬克斯 — 什麼？

金 — 你怎麼看？

馬克斯 — 什麼都不看。老闆，你一直說我想得太多，說那很危險……

金 — 反正，我們已經有他們的檔案。

馬克斯 — 那我呢？你們也有我的檔案？

金 — 當然！還是你自己寫的。你為了拿舉報獎金，把自己舉報給警察，不記得了？

馬克斯 — 記得，記得……結果我被關了十年，用你們的話說，是為了把我「拉回正軌」。

金 — 如果人人都像你，我們會少很多麻煩，相信我。

馬克斯 — 老闆，你真覺得這些人很危險？

金 — 你還懷疑？

馬克斯 — 不，當然不……

金 — 既然你連一點消息都套不出來，那就再寫一份關於你自己的報告。把你所有偏離規範的思想列出來。明天早上放到我桌上。

馬克斯 — 是，老闆。

馬克斯環顧四周，又看向觀眾。

金 — 你又在想什麼？

馬克斯 — 什麼也沒想，我保證。

金 — 我明明看得出來你在想東西！說吧。

馬克斯 — 我只是想……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？

金 — 一座廢棄的劇場。

馬克斯 — 劇場？

金 — 以前，人們會聚到這種地方一起笑。

馬克斯 — 笑？

金 — 那時候是合法的。什麼都可以拿來開玩笑。甚至當局。

馬克斯 — 連最高領袖也可以？

金 — 甚至可以拿自己開玩笑。

馬克斯 — 幸好那個時代已經徹底過去了。

金 — 對……別告訴我你又在想什麼。

馬克斯 — 我去寫報告。

*馬克斯下場。金走向觀眾。*

金 — 你們怎麼樣？沒有什麼危險症狀吧？沒有控制不住地發笑吧？很好。只要規規矩矩的，待會兒就放你們出去……

*金下場。多姆和派特回來。*

多姆 — 你覺得是她嗎？

派特 — 誰？

多姆 — 山姆！你覺得她是間諜？

派特 — 所以你現在不覺得是我了？

多姆 — 不。

*停頓。*

派特 — 那對男女，你其實記得很清楚。

多姆 — 哪一對？

派特 — 男人給女人講故事，然後兩個人一起笑。

多姆 — 你為什麼覺得我記得？

派特 — 因為那對男女就是我們。

多姆 — 也許吧。（*停頓*）你以前從來沒笑過？

派特 — 從來沒有。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怎麼了。就像……完全失去了控制……還有點羞恥。

多姆 — 我懂。第一次總是這樣。

派特 — 那你呢？以前跟別的女人笑過嗎？

多姆 — 笑過。跟別的女人，也跟別的男人。有時候好幾個人一起。

派特 — 好幾個人.....

多姆 — 你喜歡嗎？

派特 — 我.....不知道.....

多姆 — 你喜歡。

派特 — 是.....

多姆 — 你會發現，一旦開始，就很難戒掉。

派特 — 我怕的就是這個。所以他們才把我們關在這裡，對吧？

多姆 — 對.....當時坐在我們對面的另外兩個人，應該就是警察。

派特 — 就是他們把我們帶來的。他們戴著口罩，可我認出了聲音。

多姆 — 所以你其實早就知道。

派特 — 對。可兩個人笑一笑，為什麼會讓他們這麼害怕？

多姆 — 因為笑的破壞力很大。他們知道。

派特 — 破壞力？你是說對健康有害？

多姆 — 對健康倒未必，甚至可能有好處。笑真正威脅的是他們。

派特 — 為什麼？

多姆 — 一旦開始什麼都敢笑，人就沒那麼天真，也就沒那麼聽話。笑是有顛覆性的.....

派特 — 那他們準備把我們怎麼樣？

多姆 — 我不知道。我們讓他們害怕。

派特 — 害怕？

多姆 — 他們怕笑會傳染，怕這場「疫情」把整個制度都衝垮，連他們一起。

派特 — 你覺得他們會殺了我們？

多姆 — 肯定想過。不過，他們總不能把所有人都殺掉.....

派特 — 那我們怎麼辦？

多姆 — 要不要我再給你講一個？

派特 — 再講一個笑話？

多姆 — 反正都是死，不如笑死……

派特 — 先說好，我已經結婚了。

多姆 — 放心，笑一笑還算不上出軌。

派特 — 我聽著……

多姆 — 那麼，這是一個關於……

派特 — 別在這兒講，我覺得有人在聽……

多姆 — 你說得對……去我房間吧。

*兩人下場。金和馬克斯回來。*

馬克斯 — 老闆，這是我的報告。

金 — 就這麼薄……你確定沒漏掉什麼？

馬克斯 — 絕對沒有，老闆。

金 — 他們去哪兒了？該不會逃了吧……

馬克斯 — 應該在各自房間裡。

*場外傳來多姆和派特的大笑聲。*

金 — 這下至少確定了。

馬克斯 — 對……他們確實感染了這種病毒。

*兩人又聽見笑聲，都有些尷尬，也有些不安。*

金 — 你笑過嗎？

馬克斯 — 沒有。你呢？

金 — 聽起來挺痛苦的，不是嗎？

馬克斯 — 我哪知道，我都說了從來沒笑過。你又想套我？

*場外又傳來一陣笑聲。*

金 — 這一次沒選擇了。必須向當局報告……

*黑場。*

### 第三幕

金仍穿著那套黑色立領制服，站在一旁。多姆、派特和馬克斯坐著。多姆和派特依舊穿著藍色、粉紅色或綠色病患服，而馬克斯現在換上了一件類似護士服的白大褂。

金 — 各位朋友，首先感謝你們接受我們的邀請。

派特 — 我們好像也沒什麼選擇……

多姆 — 我們是囚犯！

金清了清嗓子，彷彿什麼也沒聽見似的繼續說。

金 — 所以，我把各位召集到這裡，是為了進行一次團體治療。

派特 — 你是說審訊吧……

金 — 我們知道，你們當中有兩個人來到這裡以後曾經「笑病發作」。這證明其中至少有一個人在隔離之前就已經感染，第二個人則是被他傳染的。

多姆 — 既然你們都知道，為什麼還要裝模作樣調查？

金 — 我們希望有罪的人主動自首。這也是治療的一部分……

馬克斯 — 笑？我們？我們連「笑」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。對吧，朋友們？

派特 — 行了，別裝了……我們已經知道你是間諜。

馬克斯 — 可我真的……

多姆 — 而且還是個很差勁的間諜。

馬克斯 — 好吧，也許我是臥底，但我不是間諜。間諜是站在錯誤一邊的人。我們站在正確的一邊，對吧，老闆？

金 — 這位先生不是間諜。他是資訊員。

多姆 — 那你到底是什麼？

金 — 我是你們的改造師。

多姆 — 「改造師」？

金 — 我的職責就是把你們重新改造。

多姆 — 「改造師」這個詞原來可不是這個意思。

金 — 查字典就知道了！

多姆 — 字典早就被你們整個改寫了。不過我找到過一本舊百科全書，所以我知道這些詞以前是什麼意思。

金 — 如今每個詞該是什麼意思，都由當局來定義，唯一的標準就是是否有利於國家。

多姆 — 你們什麼都改寫了，連《聖經》也不例外！把上帝換成了最高領袖！還把所有書都燒掉，不留任何過去的痕跡！

金 — 看來並沒有全燒乾淨。你顯然還讀到過幾本。

多姆 — 現在能讀到的一切，都只能顯示在螢幕上，透過一個完全由你們控制的網路傳送。

派特 — 所以你們是想重新「改造」我們……把硬碟清空，再重灌你們自己的作業系統，是嗎？

多姆 — 大概還要順便裝個防毒軟體……

金 — 笑是非常容易上癮的。只要笑過一次，以後就總會想再來一次。

派特 — 按你的說法，笑是一種毒品？

多姆 — 至少算一種軟性毒品。

金 — 笑癮和酒癮一樣，永遠不可能真正治愈。你可以忍住不笑，可誘惑永遠都在。

馬克斯 — 一日酒鬼，終身酒鬼。

金 — 這方面你很有發言權。你曾經偷偷喝酒，還自己把自己舉報給警察，結果被送去戒癮改造整整十年。

馬克斯 — 我現在已經不喝了。

多姆 — 可他是真能吃……

馬克斯 — 那這次治療，就有點像匿名戒酒會？

金 — 沒錯……匿名笑者會。

派特 — 目的就是揪出那些偷偷發笑的人。

金 — 正是。

多姆 — 那你打算怎麼做？

金 — 我要給你們講一個故事。據說是個笑話。看看你們當中誰會笑。

派特 — 明白了。相當於一次篩查測試。

多姆 — 不知道為什麼，不過無論你講什麼，我都懷疑你能不能把任何人逗笑。

金 — 為什麼？

多姆 — 因為要笑得出來，至少得大家都願意，而且還得跟投緣的人在一起。

派特 — 說白了，就是誰先笑，誰就進再教育營。

多姆 — 或者更糟，直接處決。

金 — 你們怎麼猜到的？

派特 — 我已經快「笑死」了……

金 — 好吧，我還是把故事講完。

馬克斯 — 我們聽著呢，老闆。

金 — 一個瘋子撿到一面鏡子。他照了照，看見自己的臉，說：「這傻子的臉怎麼看著這麼眼熟。」另一個瘋子接過鏡子，也照了照，然後說：「當然眼熟這不就是我嗎！」

馬克斯 — 簡直蠢透了。

金 — 所以才好笑，不是嗎？至少……我想是吧。

多姆 — 還要看怎麼講。

派特 — 更要看是誰講。

金 — 是嗎？

派特 — 知道自己一笑就會被處決，多少會影響效果。

金 — 你覺得？

派特 — 當然了。

金 —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……那就換個規則：誰先笑，誰就挨一下！誰願意跟我玩？

其他人都沈默不語。

馬克斯 — 我願意，老闆。

金 — 好……你要是笑了，就算輸。

兩人各拿一杯水，喝一口含在嘴裡。然後互相托住對方的下巴，神情嚴肅地盯著彼此，一動不動，沈默了好一會兒。其他人困惑地看著他們。漸漸地，馬克斯忍不住露出笑意，接著突然笑出聲，把嘴裡含著的水全噴到金臉上。笑具有傳染性，其他人也跟著大笑起來。

金 — 這麼說，所有人都感染了……

多姆 — 他現在是我們的人了，也跟大家一起笑了……

金（對馬克斯） — 好吧，你現在才算真正進入隔離。

馬克斯努力恢復嚴肅的表情。

馬克斯 — 遵命，老闆。

可馬克斯還是忍不住繼續笑。

金 — 你覺得很好笑嗎？

馬克斯 — 一點也不好笑！其實……是有點，可是……

多姆 — 你看，你想的時候也可以很有趣。準確地說，是你不想的時候……

大家繼續笑，笑得近乎歇斯底裡。金顯得非常不舒服，甚至有點害怕這些笑聲。

金 — 我命令你們停止發笑！

可其他人正笑得停不下來。金捂住耳朵，匆匆下場。多姆、派特和馬克斯的笑聲漸漸平息。

多姆 — 怎麼樣，什麼感覺？

馬克斯 — 笑嗎？不知道……我原來以為會很疼。其實還挺舒服。

派特 — 非常舒服……

馬克斯 — 至少很解壓。

多姆 — 想想看，以前人們居然可以在公共場合笑……

派特 — 我們到底是怎麼走到今天這一步的？

多姆 — 事情很早以前就開始了，只是一點一點發生的。最初只是禁止拿某些東西開玩笑。先是宗教……

馬克斯 — 然後當然是當局。

多姆 — 後來，他們把最高領袖變成了新的上帝，於是任何批評都成了褻瀆。

馬克斯 — 酒也被禁了。因為人一喝醉，就更容易笑。

多姆 — 當局還列過一張「允許開玩笑的話題」清單。年復一年，那張清單越來越短。

馬克斯 — 最後他們覺得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乾脆禁止笑。

多姆 — 就這樣，一步一步地，從「不是什麼都能笑」，走到了「什麼都不能笑」……

馬克斯 — 到最後，連自己都不能笑了……

多姆 — 連窮人也不許拿自己的苦日子開玩笑。

派特 — 可他們怎麼讓所有人都遵守這種禁令？

多姆 — 當局把笑當成一種精神疾病。誰被發現發笑，就立刻被強制送進精神病院。

馬克斯 — 當然，他們也把所有可能讓人想笑的東西都清除了。

多姆 — 禁報紙，關劇場，人人自我審查……

馬克斯 — 小丑、喜劇演員和演員都被視為危險的恐怖分子。

多姆 — 對待笑，就像過去對待麻風病一樣。有人只是因為被聽見笑了一聲，就被活活封死在自己家裡。

馬克斯 — 他們還強迫所有人戴口罩。

多姆 — 名義上是為了防病毒。實際上，是為了不讓任何人的臉上哪怕露出一點笑容。口罩最後變成了嘴套。

馬克斯 — 就像過去某些宗教裡那樣。

多姆 — 後來，當局自己成了唯一的宗教。

馬克斯 — 慢慢地，再也聽不到任何人笑了。

多姆 — 禁止笑，當然也就等於禁止批評、禁止抗議。

馬克斯 — 沒有社會衝突，沒有政治辯論，自然也不再有選舉。

多姆 — 就像過去很多世俗或宗教獨裁體制一樣。

馬克斯 — 當局以為這種「病」已經徹底根除。可最近又零星出現了幾個病例。你們就是其中之一。

派特 — 他們準備把我們怎麼樣？殺掉？

馬克斯 — 在消滅你們之前，他們認為你們是死不悔改、無法治愈的「笑者」，所以想先拿你們做實驗。

派特 — 實驗？

馬克斯 — 研究觀眾接觸你們之後的反應，觀察這種「病」如何傳播，以及笑會對一個原本「健康」的人群造成多大破壞。

派特看向觀眾。

派特 — 所以我們本來就是要把他們逗笑？

多姆 — 可我們只會幾個爛笑話……

派特 — 那就得重新學會怎麼笑，也學會怎麼讓別人笑。

停頓。

馬克斯 — 可如果最高領袖拋棄我們，會發生什麼？

多姆 — 不會是世界末日。比較像是重新開始。訓練員會重新變回教師，改造師也會重新變回政治人物……

馬克斯 — 那像我這樣的資訊員呢？我什麼都不會！我怎麼辦？

多姆 — 如果你什麼都不會，總還能去當演員。

黑場。

## 第四幕

派特焦慮地來回踱步。她走向觀眾。

派特 — 別擔心，你們很快也會被放出去。至少……我希望如此。

多姆上場。

多姆 — 有新情況嗎？

派特 — 還是沒有。我好像聽見外面有點動靜，不過聲音很悶。

多姆 — 劇場的隔音一向很好。

派特 — 那個間諜去哪兒了？

多姆 — 正在把剩下的披薩吃完……

派特 — 我們還被鎖在這裡，和世界完全斷了聯繫。已經好幾天沒有任何外面的消息了。

多姆 — 等冰櫃裡的東西吃光，我們就要餓死了。虧我們還以為自己會笑死…

…

派特 — 你覺得我們能活著出去嗎？

多姆 — 難道在被隔離以前，我們就不已經算「死了」嗎……？

派特 — 你說得對。我們真正患了很久的病，是悲觀症。

多姆 — 而笑更像是它的解藥。

馬克斯回來。

馬克斯 — 我聽見外面有奇怪的聲音……你們沒聽見？

多姆 — 沒有……

三個人一起側耳傾聽。

派特 — 好像……是有一點……從很遠的地方傳來……

多姆 — 聽起來像……爆炸聲？

馬克斯 — 爆炸？那是「爆笑」吧。

金回來，臉色很差，衣服也亂了。她手裡拿著一塊「禁止發笑」的標誌牌：圓形紅邊框裡畫著一個咧嘴大笑的表情符號，上面斜划著一道紅線。

馬克斯 — 老闆，你看起來不太妙。出什麼事了？

金 — 情況變了……

馬克斯 — 看樣子不是往好的方向變。

金 — 那要看對誰來說。

馬克斯 — 疫情在擴散？

金 — 很遺憾，已經變成全球性大流行了。笑的危機徹底失控，所有人都開始狂笑。城裡到處都傳出一陣陣爆笑。

馬克斯 — 有那麼嚴重？

金 — 街頭巷尾到處都在爆發笑聲。警察完全招架不住。更糟的是，不少警察已經笑死了……有人笑得下巴都快脫臼，笑得肋骨生疼！笑彎了腰！笑趴了！笑得像瘋子！笑得直不起身！笑得滿地打滾！笑尿了！笑出眼淚了！

馬克斯 — 原來人還真能笑出眼淚？

金 — 你聽過那句老話嗎？「瘋子越多，笑得越歡」？

馬克斯 — 沒聽過。

金 — 那我現在可以告訴你：全世界都瘋了！

多姆 — 這麼說，革命已經開始了……

金 — 是整個制度都在崩潰。當局已經集體辭職，最高領袖也逃離了這個國家。

馬克斯 — 最高領袖？他去哪兒了？

金 — 他向梵蒂岡申請了政治庇護。至少在那裡，他不用擔心笑死。

派特 — 那你們準備把我們怎麼辦？

金 — 已經沒有繼續隔離你們的意義了。你們自由了。

多姆 — 終於……我真想出去看看。有人在街上笑，在大眾運輸工具上笑，說不定明天，電影院和劇場裡也會有人笑。

金 — 我一點都不覺得好笑。

派特 — 來嘛！跟我們一起笑個痛快！

多姆 — 這個你聽過嗎？有個瘋子想禁止全世界的人發笑……

馬克斯 — 最後卻是他自己笑得喘不過氣來。

*其他人放聲大笑。金也開始神經質地笑起來，很快變成抽搐，最後倒在地上。  
派特俯身查看。*

派特 — 她死了！原來真的會笑死人？

馬克斯 — 最近已經觀察到這種現象了。當局的負責人一旦暴露在震耳欲聾的笑聲裡，就會當場倒斃。

多姆 — 所以他們才拼命想把這場「疫情」壓下去。

派特（對馬克斯） — 可你沒死。

馬克斯 — 大概因為我早就不再相信那一套了……

多姆 — 某種意義上，你早就免疫了。跟我們一樣！

派特 — 那我們真的自由了？

多姆 — 自由了，可以重新什麼都笑！

派特 — 我們還一直以為，是因為禽流感或者什麼「青啤病毒」才被關在這裡。

馬克斯 — 那我們現在幹什麼？

多姆 — 重新學會笑。重新學會生活。

派特 — 我有點害怕……

多姆 — 很正常。奴隸剛獲得自由的時候，往往不知道該拿自由怎麼辦。

馬克斯 — 那我可以重新喝酒了？

派特 — 當然！不過說不定你已經不再需要它了。

馬克斯 — 太美妙了！不過確實有點讓人暈眩。

多姆 — 是啊.....我們就像一個死去魔術師留下的鴿子。

馬克斯 — 什麼意思？

多姆 — 我們誕生於一場魔術。可那個把我們從虛無中變出來的魔術師已經不在了。我們根本不瞭解那個讓我們誕生的幻術，也不知道如今該怎麼使用自己的翅膀.....

派特 — 你這話說得真美。

多姆 — 這叫詩。

派特 — 詩？

多姆 — 又一種以前被禁止的東西。

派特 — 還有別的嗎？

多姆 — 多得很！比如性高潮。你也不知道那是什麼？

派特 — 我都說了，我結婚了.....

多姆 — 待會兒我私下給你示範.....你就知道了。性高潮之於愛情，就像笑之於智慧，或者噴嚏之於感冒。治不了病，可當下確實讓人舒服一點。

金恢復了意識。

派特 — 看來她到底還沒完全死。

馬克斯 — 她大概也已經沒那麼相信那一套了。

金 — 我怎麼了？

派特 — 你剛才笑病發作了。別擔心，現在沒事了。

馬克斯 — 觀眾呢？我們差點把他們忘了。

多姆 — 既然現在重新有權讓他們笑，又不用受罰.....

馬克斯 — 真可以嗎，老闆？

金 — 畢竟，這裡是劇場。

多姆 — 那我們得發明一些新的笑話了。

金 — 對。因為那個瘋子照鏡子的故事，我到現在還是沒聽懂……

多姆 — 其實那是個象徵性的故事。

金 — 象徵性？這又是什麼意思？

多姆 — 幽默就是一面鏡子。演員把這面鏡子舉到觀眾面前，讓他們可以笑一笑自己的毛病。

派特 — 我們每個人都能在這面鏡子裡認出自己。

多姆 — 每個人。除了瘋子。他們寧可把鏡子砸碎，也不願看見鏡子裡映出的那張扭曲的臉。

馬克斯 — 那就笑吧！

多姆 — 這是我們的自由。借用上個世紀一位喜劇演員的話：「自由只有在你不用它的時候，才會磨損。」

派特 — 一起笑吧，而且什麼都可以拿來笑……

馬克斯 — 因為如果今天這也不能笑、那也不能笑，明天我們就什麼都不能笑了。

馬克斯一把抓起「禁止發笑」的標誌牌，扣到金的頭上。所有人都放聲大笑，可以再配上預錄的笑聲，把效果放大。

黑場。

劇終

## 關於作者

讓-皮埃爾·馬丁內斯 (Jean-Pierre Martinez) 1955 年出生於法國瓦茲河畔歐韋。年輕時，他曾在多個搖滾樂團擔任鼓手，之後從事廣告符號學研究。隨後，他開始為電視創作劇本，並最終重返舞台，成為劇作家。

他創作了近百部電視劇本和 **123 部舞台劇**，其中包括《星期五，13 號》 (*Friday the 13th*) 和《脫衣撲克》 (*Strip Poker*) 等在許多國家演出的喜劇作品。

如今，讓-皮埃爾·馬丁內斯是法國當代作品演出最廣泛的劇作家之一。他的劇作已被翻譯成多種語言，並由專業劇院及業餘劇團在全球 **100 多個國家**演出。

他的劇作可於以下網站閱讀及下載：

讓-皮埃爾·馬丁內斯的著作權及演出權由法國戲劇作家與作曲家協會 **SACD (Société des Auteurs et Compositeurs Dramatiques)** 代理。

## 著作權聲明

本劇劇本受著作權法保護。

本劇劇本可免費下載，供閱讀及個人使用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未經作者事先授權，不得重製、出版、改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全部或部分內容。

任何公開演出，無論由專業劇團或業餘劇團演出，均須事先取得演出授權，並支付相應的著作權使用費。

如需聯絡 Jean-Pierre Martinez，並申請演出其作品的授權，請前往：

<https://jeanpierremartinez.net/en/contact-2/>

亞維儂 — 2026 年 10 月

<https://jeanpierremartinez.net>

本劇可免費下載